

中央導報

刊週卷二第期六十四第

目要

- 日德美英蘇五國戰費負擔之檢討
- 一個信念
- 動的全體主義與國魂
- 計劃的分配論
- 修正出版法施行細則各條文(法規)

首都民衆熱烈歡迎滿答禮使節團



版出日四十月六年一十三國民華中

(類紙聞新為認記登政郵華中)

中央導報

週刊

第二卷 第四十六期 目錄 廿一年六月十四日出版

時事述評

滿洲國答禮使節來華.....(1)

德義之北菲攻勢.....(2)

著

動的全體主義與國魂.....張資平(3)

一個信念(一).....柳雨生(6)

日德美英蘇五國戰費負擔之檢討.....楊傑譯(10)

計劃的分配論(一).....L.E.Hubbard
余晉衡譯(17)

大事日誌(自六月三日至九日).....(23)

法規彙輯

修正出版法施行細則各條文.....(24)

圖

首都民眾熱烈歡迎滿答禮使節團.....(封面)

華漢光啟事 自二十九年八月主編本刊以來荷蒙海內外文友不斷賜教并承讀者愛護至為感幸茲因參加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工作已於六月八日辭去中央導報社總編輯職務以後關於個人兩件敬祈賜交宣傳部五樓此啓

三十一年六月九日

中日文化協會譯叢編譯委員會編

譯叢

雜誌的精華

第三卷 第五期 目錄

中國問題的新檢討

中國問題之解決方策

中日事變解決之關鍵

大東亞新文化之創造

日本思想戰的課題

大東亞建設論

大東亞經濟建設的原理

大海洋作戰的新展開

日本總選特輯

獎賞選舉之特質與新人之意義

議會政治的自覺與界限

選舉的透視與政局的透視

推薦制度論

世界戰略論

中小企業整理的新階級

日本的戰時財政

特別攻擊隊

(一) 池主席訪滿 (二) 中日協力問題

(三) 如何解決事變

(四) 日軍進入濱省 (五) 上海的新地位

(六) 總選和新議會 (七) 德蘇再起激戰 (八) 思想戰的重要

大東亞戰下的金融動向——日本第二十一屆總選揭曉

往海洋去(小說)

研究大陸問題之良書

資料
補白
研究
大
陸
問
題
之
良
書

田中香苗
葉山嘉樹

時事述評

滿洲國答禮使節來華

中
大
報
導
爲實踐共同宣言，敦睦邦交，強化東亞和平軸心，滿洲國日前特派答禮使節張大使等一行來華，對主席之躬親訪問，作正式之答禮。這在中滿益臻親密的邦交史上，永遠留下光明燦爛的一頁。

現在滿答禮使節一行已圓滿完成其任務，而帶着無窮的熱望回返本國了。我們認爲此次滿答禮使節之來華，意義至大，雖然答禮使節在華時間極短，匆促返國，對於我國復興建設之偉業，未能一一作深刻之觀察，但我們確信滿答禮使節一行一定能夠從所呼吸到的新中國之自由空氣中，體味出新中國活力充沛的無窮希望。

中滿兩國無論在地理或歷史文化上，本來都有着不可分的密切關係，自從前年簽訂中日滿三國共同宣言以來，中滿兩國更有着生死與共的密切關係，站在保衛東亞的神聖立場上，已經盡釋前嫌，駢肩攜手，共同致力於東亞之復興，和東亞新秩序之建設。這一種心與心結合，力與力結合的軸心協力精神，是復興東亞之根本，也是中滿兩國爭取自由解放的指標，不這樣做，尚在建國初期成功階段的滿洲國固難望其强大成長，即

中國的復興建設大計，亦將難以貫澈。因爲不變之國策，固爲立國之精神所繫，而尤重要的，則爲國與國之間基於共存共榮之義而產生的一種協力精神之存在。中日滿三國簽立共同宣言，主旨即在於此。所以，中滿兩國過去雖有不能理解之處，然當共同宣言發表之後，疑雲頓消，彼此安危相關，休戚與共，仍舊成爲一家人。主席說過：「我們從前是同胞，現在是同胞，將來也是同胞，只要能夠比肩攜手，共同向着增進彼此國家人民的幸福，保障東亞的永久和平而努力」。現在的滿洲國，正以其新興國家的姿態開闢着北滿的新天地，正以其不變之立場，協力強化東亞的和平軸心，由於此次答禮使節之來華，兩國邦交自必益臻敦睦，兩國本然親密關係自必更進一步。

可是，我們還得注意到，中滿兩國本然親密關係雖已從此更進一步，這還不足以完成東亞新秩序之建設，當此大東亞戰爭步步開展，光明在望之際，中滿兩國更應根據共同宣言的最高精神，在事實上作進一步的緊密協力，從實踐中強化彼此的協力精神，使能愈益信賴，向東亞復興之大道邁進，而爭取東亞民族解放運動的徹底勝利。這一點，是非常緊要的，我們希望滿答禮使節回歸本國之後，能夠促其實現。

其次，以中日滿爲主體的東亞和平軸心，現因大東亞戰爭進入第二階段，其強化愈顯得必要。我們曾一再的說過，爲肅

清百年來莫美的侵略勢力，東亞和平軸心之結成，有其必然的趨勢，現為奠定東亞永久和平的基石，強化軸心之協力關係，實為急不容緩之舉。我們以為，東亞和平軸心之強化，固有待於友邦日本之多多盡力，但中滿兩國實際上的緊密協力，實為其先決條件。中滿兩國本為一家，現又站在共存共榮的共同立場，自然能夠首先鞏固密切協力之陣勢，與友邦同甘共苦，而貫澈大東亞戰爭的最終目的。

由於滿答禮使節之來華，我們深感強化協力精神之必要，現在答禮使節一行已帶着滿腔的熱望回歸故國了，謹以此意互相勉勵。（展）

德義之北非攻勢

上月初旬，歐洲東線戰局呈現空前緊張，刻赤半島發生大規模爭奪戰，繼之卡科夫雙方反覆包圍，戰事經過十餘日，軸心的優勢大體是決定了。隨東線戰事之發展，德義再接行「分勢戰」。於是北非攻勢猛烈展開。

甚麼是「分勢戰」？這是針對英美之所謂開闢第二戰場而來的，當軸心軍隊傾注全力於東線時候，英國急進分子如倍利廈派即主張進攻西歐，以分散德國之軍力，急進分子之主張漸漸獲得民衆同情，保守黨也冀圖藉此打破國內之悲觀氣氛，故開闢第二戰場英國嘗一再嘗試，如法北之傘兵降下及法西海港之被襲是。不過英國在大規模開闢第二戰場以前橫着的問題尚多，如近東局勢之穩定，北非戰線之保守，這是外來的問題；兵員素質之訓練與量的補充，資源的給養，海軍之分配，這是

內在的問題，內在外在問題未能解決，英國的第二戰場雖實然打開，而終究失敗的。故此軸心國針對當前的形勢實行分勢戰，使英國不敷的兵員，無法適當調度與支配，這當然和德義之在東線作戰有極大關係。

由上月二十六日起，德義軍隊開始在里比亞行動，陸軍與機械化部隊及空軍配合，在登開受爾附近進攻英陣地，占領杜白魯克西區八十公里之比爾哈克，比爾哈克是通杜白魯克，埃及和薩拉，埃及新奧馬爾商路的交叉點，德軍占領比爾哈克，為北非進攻添不少便利。

依軸心戰略來說，大抵係以比爾哈克為基點，北進包圍杜白魯克。此外分兵一枝，自哈廣之東進攻普索砲台，普索砲台在西狄奧瑪之北，在巴迪亞之南，如果普索砲台占領，則巴迪亞無法固守，索倫亦岌岌可危。

照目前雙方軍事力量比照來說，英軍之防守力也並不弱，負責北非防務的是頗富經驗之指揮官李特季將軍，而且埃及防務也經一年餘之籌劃構築，故德義之進攻並不能求速戰速決。

當軸心軍隊在北非行動之初，同時猛炸馬爾他島，德義之目的，蓋在截斷杜白魯克之接濟路，禁阻英艦隊在地中海增援，英國為保守蘇彝士而不能不傾注全力於北非，這未嘗不是德義一種聲東擊西戰略，對於整個歐洲戰局關係很大。

過去軍事家曾指出：「地中海之勝敗，可決定戰事全局」，歷史上如凱撒安東尼之戰，拿破崙之不忘情於蘇彝士運河，都足表示地中海戰略所占重要地位，故北非戰局，如以世界觀點視之，其重要性不下於東線戰事。（新）

動的全體主義與國魂

張資平

自主席提出全體主義以來，各報章對於全體主義，陸續有所介紹，但是大都僅觸及全體主義方策的一部分之實施及如何實施及實施後有何影響，對於全體主義的本質尚未見有正確的解答。

筆者以為對於全體主義之最確切的解釋，仍然是主席所說「精神創造物質」一語。

全體主義並非新奇的產物，在古代希臘的哲學家亞里斯太德及柏拉圖早就提倡全體主義，以防制蘇格拉底（Sophistic）的個人主義，至中世紀之煩瑣哲學派（Scholastic）亦完全以全體主義的社會觀及國家觀為代表，例如阿奎那（Thomas Aquinas）等是。其後，因歐洲之藝術復興（Renaissance），有阿丹斯密，李嘉圖，孔德等學說出現，個人主義遂由是發展。反對個人主義的學者，則有阿丹穆勒（Adam Müller），格勒士（Goerres），巴大（Baader），李斯特（List），加爾爾（Carlyle）等。此外德國的歷史學派，例如希塞兒（Roscher）等亦是部分的代表全體主義。

最後提出動的全體主義的學者即是有名的奧國學者斯班氏（Spann）。斯班氏認為在過

去的全體主義的學說，尚有許多不備之點，不足以應國家民族之需要，故提倡動的全體主義。

•

例如斯班氏對於 I (Universalismus) 這個字，恐其陷於「普遍」的意義，而引起

一般對於「全體的誤解」，故強化其意義，以全體性（Ganzheit）表示其特性，即整一（Einheit）不可分的意義。至於「全體」是日本學者所提的 Ganzheit 的譯語，筆者認為尚有語弊，但一般既沿用此譯語，而又未能覽得更妥當的譯語，故暫仍用「全體」二字，讀者必須明瞭此處所謂「全體」乃具有整一不可分的涵義，勿徒望文生義，因而誤解「全體主義」則幸甚。

今先就「全體主義」舉例以說明之。

在全體主義的國家，是先有全體然後有其所包含的分歧或部分。若沒有中央儲備銀行的制度，則市面上所有的藍色十元券，紅色五元券，都不過是一張廢紙。我們不能說，由這些無數的花花綠綠的鈔票便可以構成中央儲備銀行，因為中央儲備銀行的生成及存續，自有其全體性的。

如果在德國，有人說，「由多數的公民構

成國家或民族」，那末這個人不僅要受到體無完膚的攻擊，恐怕犯碼要受三年的拘禁。

若以中國為例，我們就能說「我們的國族是包含有四萬萬的國民，都是軒轅皇帝的子孫，神明的種族」。各個國民是依存於國家或民族的，離開了國家或民族，便不能成為國民，祇是一個自然人。但是在全體主義的國家是不容許有自然人的。

既成年的兒女，或許可離開父母，自尋經濟的生活，但在血緣上，我們是不能離開其父母的。我們能說「以父母子女為分子，構成家庭」嗎？父母必然是愛其子女的，國家也必然愛其國民的。在全體主義的國家，國民必須向國家提出人權或自由的問題。兒女對於父母祇有盡其孝道，國民對於國家亦只有其應盡的義務。全體主義的國家對於國民的愛是以遠大的愛，不是姑息的愛。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的國家對於國民的愛是消極的愛，姑息的愛。

全體主義的國民是具有自尊心的，即主席所訓示我們的「不可自暴自棄」。「黃帝子孫是有其固有的種種美德，這些美德是我們的美德，是我們的誇耀」。

是排外主義 (Chauvinism)。若以中國為例，我們中華民族意識都是愛好和平，親仁善隣，對有道者友之，無道者拒之，最低限度，我們民族意識是在獨立與永續。

何謂動的全體主義？因為國民的天責是在維持其民族生命的獨立與永續，即要時時刻刻不斷的進行維持民族生命的獨立與永續。在過去，一般對於國家有兩種錯覺，第一，誤認國家達到了某一個發達而繁榮的階段，國民就可稍事休息，暫享太平清福。這種思想是錯誤，為全體主義國家所不取。第二，誤認藉國民的團結，上譯的團結可以維持民族生命的獨立與永續。在地質時代的中生代，是巨大爬蟲類的世界。牠們之間也有相當的團結力（在地層中，常發見於某一地區，並非散居各地），但最後仍歸滅種。新生代的多數哺乳動物，亦然。即在歷史時代的古羅馬帝國及元代之成吉思汗時代，他們的民族何嘗沒有團結，但因時代的進展，亦不免於傾覆與衰微，像在過去歷史上作一個悲劇的投影而已。全體主義的國家有鑿於歷史上國家民族衰亡的悲劇，故不主張由人民團結以維護國家之學說，而主張由個民族為一有機體，此有機體包含及孕育着無數的國民，國民若離開了這個母體的有機體！

（二）民族是整個的 (Unity) 不是由於各個人的聯合 (Unification) 而成立的團體。

（三）民族從過去至現在都是不能分的，這個整一的民族是時時刻刻在動着，創造將來，（意大利文學上有所謂將來主義，即以民族的將來的精神為根據）。

（三）整個民族（全體）的運動不是以點出發，更不是以面出發，而是以立體出發，其運動的方向，在全體主義未被肯定之前，是複雜的曲線。但自全體主義在民族第三講裏面，勸青年勿惑於世界主義，而投棄可寶貴的竹槍。因共產主義之侵入，我們中華民族，已經投棄了第一根竹槍，現在如果想找一根更優美的竹槍，無疑的是全體主義了。

然則全體主義以如何的方法去維持民族生命的完整與永續呢？我們須牢牢记取下列的三原則。

最理想的全體主義是各民族能循歷史維持其一定不變的完整與永續。弱小民族或國勢受到威脅或衰落的民族，更有採取全體主義政策的必要。第一次歐戰後的德國，其國勢日趨衰微，故希特拉起來採取全體主義的政策，意大利亦然。友邦日本在東亞方面因感受英美帝國主義經濟的威脅，故亦不能不採用全體主義的政策。至於我國則自五四運動以來，正常的民族意識，日見衰落，國民對於自己的國家及民

族，其國民就像人身血管中的白血球一般，時刻刻在經營着補養及防制傷害或衰老的工作。而運動，假定此運動方向為一直線，則這個球體的軌跡是一條無限長的圓筒體 (Cylinder)，而其在歷史上作成一個具有一定面積的投影。一國家一民族的勢力若在歷史上有強弱興衰，則其在歷史上的投影面積亦大小不等。

主義被積極的採用之後，當然是直線的。國家或是一個民族，譬如是一個實在的球體，循全體主義所規定的方向而運動，假定此運動方向為一直線，則這個球體的軌跡是一條無限長的圓筒體 (Cylinder)，而其在歷史上作成一個具有一定面積的投影。一國家一民族的勢力若在歷史上有強弱興衰，則其在歷史上的投影面積亦大小不等。

族，差不多失却了自信，故必須採用最高度的民族主義——中華全體主義。筆者以爲弱國較強國，更有採用全體主義政策的必要。強國有時因採用過度的全體主義，即有使在運動中的有機體（前所述的球體）一日趨膨脹的趨勢，則其所作成的軌跡，便成一個缺頂的圓錐體（Cone），而其在歷史上的投影便成爲一個上邊小下邊寬的梯形。若欲作無限制的發展，便將陷於「氣吞全球」「統一世界」的空論。爲防止這個流弊，故採用世界分結若干個新秩序區域的理論。

各個新秩序之建設，並不是根據全體主義，而是採用細胞集團的方策，是一種最密切的結合爲（Unification），即同在一地政治區之各全體主義國家，以痛痒相關，共存共榮的關係，協力建設新秩序，關於此項，中日雙方人士，早有很多詳細的理論及計劃發表了，在這裏，暫從省略。

中國之於東亞，即可接上述理論，在國內以整一的民族實行全體主義，對於東亞則以最密切的細胞集團方法，與東亞各國協力建設東亞新秩序。

不實現全體主義，不能恢復國魂，軒轅皇帝，即此國魂之「權化」（權係日語，無適當的譯語，故仍採用之）。我們由全體主義之實施，以恢復國人對於自己民族之自信，我們須以得爲黃帝子孫爲光榮，勿妄自菲薄，在國民間必須提倡同胞愛的精神以互相勉勵。若不能實施全體主義，便無法恢復國魂，因之便失去參加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能力。中華民族先要自強，然後有資格與友邦及東亞各國提攜。

關於全體主義的精神及理論，可謂盡於此矣，其理論本甚簡明。因爲全體主義所要求者

是實現，即欲從速在政治上之實施。舉凡政治組織、經濟政策、文化設施，均可以上述精神及理論爲根據，加以創造及改革。實施之技術問題，因各國國情而不同，但以不違背全體主義精神爲原則，即可。

全體主義之最重要的要求，是在政治上之實施，故其宣傳必須採用最簡單最有效的方法。在德國關於全體主義，並不欲個個國民都成爲全體主義理論之研究者，其主要目的是在使全國國民都明瞭其本身不過是國家的或整個世界（精神的雙方）。故爲創造光榮的將來，則雖犧牲全體之任何部分，亦不足惜。

但是全體主義的運動，亦須分別階段，尤其是因智力之未充分，我們祇能先做到第一部之「對於全體的自覺運動」，即對於母體的自覺運動，故我們需要新國民運動。鄙意以爲新國民運動即是中華的動的全體主義運動。在德國舉行此運動時之文字或口號，都以簡明而有效爲條件，不必大過冗長，太過繁瑣。德國民族智識平均高出吾人數倍，尚不採用艱苦煩難的文字及口號。對於中國國民，則須由淺深入，以就正於諸先輩，諸同胞也。（完）

（七）你如果作奸犯科，貪贓枉法，你便失掉了做軒轅皇帝子孫的資格。以上所論，僅係筆者個人的提議，當然有待於各先進，各同胞之批評，故敢希望國內各刊物，勿存派別私見（如果存此私心，即非信仰全體主義），儘量轉載，或作擴大宣傳，或加以批判，都爲筆者所希望及引爲光榮的。筆者兩年來，總希望國人有起而提倡「國魂主義」者，故不敢僭越，藏拙至今。尙憶民國二十三年爲汗血社編國民文學，提倡國魂主義，會略介全體主義的文學，及爲商務印書館譯日本古屋芳雄博士之民族生物學，共黨方面遂在當時事新報燈欄上，對筆者大肆攻擊，回溯前情，感慨無限。我當時對同情於我者說：「二十年之後其有知我者乎？」今得拜讀主席演詞，中有全體主義之介紹，故敢再貢獻其芻蕪。

（八）他們都是你的伯叔，兄弟，姑婆，姊妹。

（六）你如果對同胞無透明的態度，無慈愛的性情，你就不單侮辱了你自己，並侮辱了國魂，也侮辱了我們祖宗軒轅皇帝。

（七）

你如果作奸犯科，貪贓枉法，你便失掉了做軒轅皇帝子孫的資格。

以上所論，僅係筆者個人的提議，當然有待於各先進，各同胞之批評，故敢希望國內各刊物，勿存派別私見（如果存此私心，即非信仰全體主義），儘量轉載，或作擴大宣傳，或加以批判，都爲筆者所希望及引爲光榮的。筆者兩年來，總希望國人有起而提倡「國魂主義」者，故不敢僭越，藏拙至今。尙憶民國二十三年爲汗血社編國民文學，提倡國魂主義，會略介全體主義的文學，及爲商務印書館譯日本古屋芳雄博士之民族生物學，共黨方面遂在當時事新報燈欄上，對筆者大肆攻擊，回溯前情，感慨無限。我當時對同情於我者說：「二十年之後其有知我者乎？」今得拜讀主席演詞，中有全體主義之介紹，故敢再貢獻其芻蕪，以就正於諸先輩，諸同胞也。（完）

註：清末國勢衰頹，梁任公等諸先輩曾提倡「中國魂」，「黃魂」等以振作民氣，不幸流爲空洞的口頭禪，蓋缺少一個可爲民族尊崇及效忠之「明徵」故也。日前與好友黃善生君等商討今日中國需要一個光榮的民族明徵，結果都同意於以吾人的遠祖黃帝爲民族明徵，猶之日本人尊崇天照大神，神武天皇等之精神也。

一 個 信 念

柳雨生

——近兩年來我在思想界的苦鬥

我在近半年來，久已有意思想把我自己最近的思想和經歷極誠懇極坦白地寫一點出來，屢次因為行旅中的困頓和時間的匆促，不能如願。現在畢竟寫了這一篇不長不短的文章，一方面不過是想把我近來的思想變化的歷程公開出來使在國內外的同胞們瞭解和做參考，而在個人的一方面，多少也算補償了幾個月來鬱積在心裏未能發洩的一個宿願。

不論對任何人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我常常是一個最誠懇而又最真率的人。認識我的許多朋友們常會聽到我這樣的一句話，就是：『我腦裏所思想的，也就是我嘴裏說的，筆下所寫的，手頭所要做的事情。』這句話大凡是比較熟悉我的性情的朋友們，都能够證明它是不錯的。因此，過去我每一次寫一篇記述我自己在變化中的思想或所做的事的文章，常常有許多朋友和許多本不相識的讀者們，向我表示他們閱讀時的喜悅。這並不是因為我的文章潤飾得特別動人，相反地正是因為我只是一個喜歡而且憤懣說老實話的人。幾千年來中國人向來崇拜這一句話：『修辭立其誠』，只有最老實最肯負責任的話，纔是我們大家所要聽的。

廿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我乘加拿大亞洲皇輪船——就是最近報載沉沒了的那一隻——離開上海，兩天之後到達香港，這是我第一次踏進這塊原本是中國的領土，後來被宰割做為英國屬地的地方。當時在香港所看到的一切生活的情形，都覺得很自然，很平淡，在表面上並不覺得有什麼異樣。我自己雖然是第一次到香港，却原是一個廣東人，而香港最大百分率的人口，又都是廣東同鄉。凡是一切在廣州所能夠看到的繁鬧喧攘的中國人的生活的情況，在香港也能够完全看到，並沒有一點像是涉足異域的經歷。其實，經過了百年來英國統治的壓迫，有許多地方許多事情仔細想起來本是應該痛心疾首的，當時一般人却好像是很自然很習慣的，並不覺得它怎樣的富於刺激性。幾乎所有的著名的——以至於並不著名的——商店的招牌，無一不點綴着英文。在往來香港和九龍間的渡輪裏閒談傾談的『高等華人』們，嘴裏說的也都是英語，至少也要夾上幾個英文單字。所有的食物雜貨店，它的通常的稱呼不是商店而是『士多』(Store)，出租的汽車不是叫做汽車而是『的士』(Taxi)，……諸如此類。

那麼，且讓我先舉一點事實來做例子罷：廿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我乘加拿大亞洲皇輪船——就是最近報載沉沒了的那一隻——離開上海，兩天之後到達香港，這是我第一次踏進這塊原本是中國的領土，後來被宰割做為英國屬地的地方。當時在香港所看到的一切生活的情形，都覺得很自然，很平淡，在表面上並不覺得有什麼異樣。我自己雖然是第一次到香港，却原是一個廣東人，而香港最大百分率的人口，又都是廣東同鄉。凡是一切在廣州所能夠看到的繁鬧喧攘的中國人的生活的情況，在香港也能够完全看到，並沒有一點像是涉足異域的經歷。其實，經過了百年來英國統治的壓迫，有許多地方許多事情仔細想起來本是應該痛心疾首的，當時一般人却好像是很自然很習慣的，並不覺得它怎樣的富於刺激性。幾乎所有的著名的——以至於並不著名的——商店的招牌，無一不點綴着英文。在往來香港和九龍間的渡輪裏閒談傾談的『高等華人』們，嘴裏說的也都是英語，至少也要夾上幾個英文單字。所有的食物雜貨店，它的通常的稱呼不是商店而是『士多』(Store)，出租的汽車不是叫做汽車而是『的士』(Taxi)，……諸如此類。

在我剛到香港的那個時候，香港在外表上已經披上了一件厚重的戰衣了，疏散人口，烽火管制，掘防空洞，流露着很濃厚的火藥氣息。但是實際上香港的地方政治的黑暗腐化，官僚和買辦們的貪婪庸懦，處處是後來英國統治根本覆滅的原因。這結果就是去年十二月八日大東亞戰爭爆發以後香港的陷落，這裏先不用去多提它。可是，倘若我在這裏不約略的寫出一點當時香港一般的情勢的梗概來，就不很容易使讀者們明瞭香港的文化界的情形，和我個人的思想幾次轉變的經過。所以這雖然已經是許多人都知道的過去的情勢，在這裏我仍然先把這約略的提上一提。

現在，我們就可以談到當時香港文化界的朋友們活動的情形了。當時香港的文化人們，

受到環境的影響，大多數仍然是以抗戰文學做前提的。他們並沒有想到香港殖民地的寄生生活的情況。這裏面又分做幾個不同的派別，在理論建設和文學主張上，相互間多少有一點兒不同。我自己大約可以說是一個沒有派別，意見中立的人，所以雖常插身在裏面，做一些挑水的工作，雖然有許多朋友們主張和我不同，態度上他們更顯得「慷慨激昂」，但是因為我的主張完全是客觀的公正的，為公的不是為私的，結果都由互相筆戰而成為獲得相互的諒解和尊敬的朋友。還不能不認為是誠懇和坦白的態度所收到的小小的功效。

在這裏使我想起柳亞子來。柳亞子先生約後我四個月離開上海到達香港，他所乘的船也是那一隻『亞洲皇后』。許多朋友們以為我和他是本家，那是錯的，亞子先生是江蘇吳江人。我們在香港的時候，有時候因為文藝集會的關係，常常遇到。我還記得有一天他約了我們六七個朋友們一齊跑到香港仔華人墳場去謁蔡子民先生的墓，歸時冒着霏霏的細雨，又同去厚德福飯莊吃飯，他還即席賦了幾首詩給我們。

後來，我和茅盾，鄭韜奮他們筆戰的時候，亞子總算是比較的明瞭我的獨立的立場的。他是一位很有情感的詩人，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不過，也許是因為他們『時髦性』太厲害了，在主張上不免有些太過激烈的地方。他好像很想，什麼主張，只要是出自蘇聯或傾向蘇聯的

，他無不絕對擁護。這一點是我的思想所不能完全贊成的，但是因為他所接近的作家和青年們，思想多是比他更『積極』，至少是和他差不多的，他惟恐『思想落伍』，當然不會接受我的主張。其時，我正為了一篇文字和幾個著名前進的文化鬥士們筆戰，有一個時期我們的思想和亞子先生他們的看法相差的距離很大，所以除了私人間的敬意之外，在形迹上多少有一點兒疏遠了。

我為什麼會引起那一場劇烈的筆戰呢？我在香港居住的時期裏，本來大部分的時間是用來多讀一點史學的書籍的。除了歷史的書籍外，我還喜歡讀些外國學者們專門研究漢學的書籍。這一類的書，德文法文日文本有很多，我都是不懂的，所看的幾乎全是較新的英國學者——Waley 等的著作。我本有一個時期很想把這一類的著作多化些功夫看看，正巧加里福尼亞大學的東方學系的 Lessing 教授來信，想約我一九四二年秋去任教職，所以我也喜歡多找些西洋研究漢學的成績的書來做參考。除了讀書之外，時常在雜誌上寫一點散文或小說。

我當時的文章寫得很熱烈，幾乎連向來讀慣了我的文字的朋友們，都覺得我的話說得太帶感情，太激切，不像我平常寫散文的閒適了。事實上呢，那一篇幾千字的長文只是我在某天晚上花了整整兩點鐘的時間寫出的，寫完後也未覆看，立刻送到報館裏去。許多蘊藏在心裏面的話，久已想說，正如骨鲠在咽，經過幾

開信的名義，寫給茅盾，鄭韜奮，長江，胡仲持四位先生的，登在去年春天的香港國民日報社論版上面。

當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和這四位先生並不很熟識。當時鄭先生正因為債於黑暗政治的腐化，向重慶辭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的名譽，設法來到香港，恰巧他有幾位朋友在港辦了一個華商報晚刊，約他寫稿，他就每天寫一段文字發表，總題是『抗戰以來』。茅盾先生正為同報的副刊『燈塔』，寫一篇中篇的報告文學，題為『如是我見我聞』。長江先生又是該報負責人中的一個，胡先生好像是『燈塔』的編輯。所以，我的文字是特別的寫給這四位先生的。當時我寫這文章的動機有二：第一，我覺得他們一班人的態度太信賴蘇聯了，他們的意見，有許多點我不能贊成。第二，他們的文章有許多暴露內地的政治黑暗腐化的地 方，太露骨了太酸刻了，這種暴露的手法也是我認為對於國事沒有什麼裨益的。所以我寫了那篇文章，希望他們不要太極端，總要觀察國內外政治的變化，顧全整個局勢的推進。

我當時的文章寫得很熱烈，幾乎連向來讀慣了我的文字的朋友們，都覺得我的話說得太帶感情，太激切，不像我平常寫散文的閒適了。事實上呢，那一篇幾千字的長文只是我在某天晚上花了整整兩點鐘的時間寫出的，寫完後也未覆看，立刻送到報館裏去。許多蘊藏在心裏面的話，久已想說，正如骨鲠在咽，經過幾

番的考慮，終於不得不傾吐出來。我和他們一樣，個人在當時雖不熟識，却因為是文化界的同工，的關係，在集會裏也會見過一二面。大家當然不會有什麼惡感。我的文字發表後的第二天，華商報上面即有旁敲側擊式的文章反駁，這一類的文章連續了幾天，不久，韜奮先生又在他「抗戰以來」裏專寫一篇總答覆的文章，好像還附帶的答覆了劉百閔先生的另外一篇文字。不久，「如是我見我聞」很快的結束了，另外由巴人（王任叔）先生寫一篇中篇小說，我們的筆戰的問題就這樣很自然的結束了。

我的答覆他們的文字，後來也改變了寫作的形式，都是用雜感的體裁寫的，像「論聽言觀行」，「論寫不出」，「論費爾潑賴」……等篇，是連續登在宇宙風甲刊上面的，「論現代文人」，「論魚和水」……等篇，是登在大風上面的。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我寫文章向來是沒有什麼派別的。上文所談到的國民日報，右香港是一家所謂代表「官方」的報紙，我却不過是偶然的寫稿而已，純粹以我個人的獨立的立場為依據。事實上我既不是常在該報發表文字的人，也並不認識該報的任何一位同人。我所比較接近的文化界的朋友們，多半是中立性的居多，而我的文字也多半登在沒有什麼特殊背景的刊物，像東方雜誌、大公報，宇宙風等。因為我所說的話比較的中立，因為我的態度又非常的坦白誠懇，所以像我在上文所說的，即使是我互相質疑的朋友們，也絕

對沒有攻擊我私人的話，更從來不會誤認我是什麼除了我的文章內容所及之外，另有作用的人。

我所說的中立性的朋友，其中還有一部分本身也是比較的偏袒於某一方面的，但無論如何他們對於我的友誼却仍不失其中立的性質。像柳亞子先生固然可以算是一個，其餘像喬木，郁風，楊剛，張英等人和我的交誼，也都是極坦白極友善的。喬木兄在當時為幾個所謂代表「前進性」的報紙和通訊社寫稿，有一個時候他的見解和我的主張相差很大，但是我們却常常見面，私人談話的時候，常互相做很客觀很合理的分析，不為大家的成見所圈束。張英主持着新文字學會，郁風後來是華商報「燈塔」的編輯（當她和金仲華，羊棄等一齊脫離星島日報之後）。楊剛一向編輯着大公館文藝欄，和各方面都保持着相當的好感，後來有一次我還把我對於當前思想界的意見向她寫信仔細說明，她也回了很長的信討論，一直遲到去年十二月八日前幾天我們還見着面，一齊吃飯。至於所謂代表「右派」或「官方」的朋友們，也有幾位常常晤到的，我仍然保持着公平的個人的見解，並不專門偏袒於任何一方面。因為我所注重的問題和辯論全是對「事」的，不是對「人」。我並不能够叫所有的人都跟着我的主張走，但是我希望國內外的同胞們都能够努力去追尋和認識明瞭什麼是眞的，什麼是應該做的。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有他的獨立的思考，

追求真理的權利和義務。

在我和她倆他們筆戰結束後不久，梁漱溟先生也從廣西到了香港。這一位著名的村治派學者，當我和他初度晤面的時候，他的誠樸的風度引起了我很深摯的敬意。二十多年來他的村治運動和中華民族自力解放的主張，在理論和實際方面，都原是值得我們特別去研究借鏡的，而近年他的奔走國是，調解各方面的糾紛，也有着很好的成績。但他畢竟也跟隨許多人之後到香港來了，他初住在許地山先生家裏，可是不久許先生因為心臟病猝發，忽然逝世，又給文化界一個很大的震動。許先生的死，不但使國內外學術界的重大的損失，即就香港一隅而論，恐怕也只有他最能够瞭解和同情各方面文化人的事業的推進，並且能够從旁予以協助的力量。他在學術方面的貢獻固然很大，更因為他當是時香港大學中文學院院長的關係，每逢參與各種新的文化團體的工作，常能從旁加以扶植幫助。以香港這一隅英國直屬的殖民地，居然能够允許那麼多的新的文化機構的組成和活躍，許先生的斡旋協助的功勞實在是不能够埋沒的。

在私人方面，許先生給我很深的印象和影響，就是他的不屈不撓，為自由和正義而奮鬥的精神，永遠會令人敬佩。我記得在某一次國共糾紛發生之後，香港文化界也有一個很公平而且頗有影響的通電發出，就是由許先生領銜的。這個電報在當時我並不知道，也未參加簽名，後來看到許先生，他却自己向我解釋，他說：「我是不願意看見黑暗擡頭，犧牲了我的『院長』的位置是毫無關係的！」

黑暗的對面是光明，所以不久就有許多尋求新的光明的報紙雜誌，陸續的出版了。韜奮

把他的大眾生活恢復，除了自己主編外，並約金仲華、夏衍、喬木他們共同編輯。茅盾也調了筆談，周鯨文編時代批評，態度和立場多是差不多的刊物。鯨文先生也是我較熟的朋友之一，他曾留學英國，回國後曾任張學良的秘書，我因着他的介紹，又認識端木蕻良等人。時代批評後來出過一次「人權運動專號」，要求釋放張學良與賓初，以及若干在不自由中生活的青年們。這一期執筆的人極多，幾乎包括香港可有的非官方的文化人的全體。好像就是從這一期起，鯨文和韜奮，喬木他們合作起來的，以後時代批評上面常可讀到韜奮先生的文字，而大眾生活的出版，也由鯨文主辦的時代書店總經售。「人權運動專號」發刊的時候，寫信向許多人徵文，我也寫了一篇「人權與國權」，誰知同時張子慶先生寫的一篇，題目竟和我的不謀而合，真是巧事，韜奮，金仲華，端木蕻良、蕭紅、柳亞子，等數十位作家都有文章。這那位推動勸募公債最熱烈最積極的吳涵真先生，雖然他和黃任之先生所主持的機關是半官半的，他也正義不阿的寫了一篇很帶感情的批評文字。他的公開而誠懇的態度使我感動，我漸漸的在思想上起了一重很重大變化，不能不歸功於我的許多只知追求真理和正義，不阿好趨炎的朋友們。

當我正在對於當前的國內政治情勢的觀察發生了內質的變化的時候，梁漱溟先生等忽然創辦了光明報，同時又聯合了曾玄、張君勵，伍憲子，徐傳霖等，組成了一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梁先生他們的言論和態度都很光明磊落，他們所發表的諷諭文字（像梁先生每天寫的「我努力的是什麼」一文），也很能够得到讀者們的深切的同情。然而，有許多接近官方的報紙雜誌，就不免對他們加以諷譏。這種諷譏

的情緒引起了我不小的反感。我覺得顧亭林先生說得極好，「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在合法的範圍之內，自由的言論無論如何是不應該抑制，不應該遭受無理的攻擊的。在私人的感情方面，我雖然也能够原諒我那些掩飾錯誤趨向極端的朋友們。但是照我個人的看法，我覺得他們應該無論如何都要保持著報紙的報格和做人的正義感。倘若並此而不能做到，那麼一切都是空虛的。

明明是黑的東西，偏偏要說是白的，「少見黑白黑，多見黑白白」，這種在兩千年前都已經不成問題的辯論，可是到了廿世紀的現代，却還有人為黑暗袒護，不顧事實的在紙面上說一些不關痛癢無補時艱的話，用來點綴着粉飾着背後的腐蝕陳舊的空架子，還究竟是有益的還是有害的呢？我想，任何人都會知道它是有害的。但是，雖然是有害的，却仍然有許多人都竭力為它掩飾，為它辯護，事實上他們所擁

護的，統治階層又完全是過的窮奢極欲的生活，完全不顧民生痛苦的。這究竟要怎樣去思索，纔會使這種矛盾衝動，得到一個合理的解說呢？我覺得他們這種矛盾的徒使自己內心痛苦的主張，只是想成全一個理想，達到一個目的，那就是冀求從抗戰中獲得中華民族的自由平等。

我們倘使把亞洲本位做我們思考問題的核心，則中國近百年來所感受到的嚴重的壓迫不外在亞洲腹內而在國外。試把任何一本中國近百年史揭開來，英美等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和野心，以及它們過去所有的壓迫榨取的血淚史實，幾乎沒有一章沒有提到的。最近三十年來，中國所有的內政外交，經濟命脈，以至於實業，軍事，教育，學術，幾乎無一項不是寄託在英美經營的勢力下獲得苟延殘喘的機會的。以這樣嚴重，這樣慘酷的英美帝國主義者的對華侵略和壓榨的事實，而我們——連一般所謂受到高深教育的人們在內，竟都熟視無睹，甚至視為是當然的事情，這真不能不說是英美帝國主義者的侵略的手段的高明和毒辣了。

國父孫中山先生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但是，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只是目的，而達到目的所應採的手段，步驟，却很顯然地有正確的和不正確的分別。什麼是正確的呢？中華民國是亞洲的一個大國，日本也是亞洲的一個大國，這兩個大國果能認真而切實的攜手協力，實在是人類最大的幸福。從文化史的觀點看起來，中日

(未完)

日、德、美、英、蘇五國戰費負擔之檢討

楊傑譯

今日的戰爭，已成爲超越國家總力戰的長期戰爭，所以如果要維持長期戰，那末不得不對戰爭經濟力的問題，加以檢討。關於檢討戰爭經濟力，最基本的問題，便是視財政上戰費負擔能力的大小如何，但是這戰費負擔力最具体的表示，是在戰費與國民所得之比率上。

倫敦之經濟周刊雜誌（Economic）（一九三九年九月二日號）曾載過一段話：「要測定一國國民對於戰爭的經濟能力的數字，並不在這一國的總生產力上，是要看其生活必需品的供給能力如何而定。在平時是只要看其生活水準向上的情形，但是在戰時則須視其遂行戰爭的力量如何而定。不過顯示這力量的，最確切的表示，還是在全國國民的總收入。」從這意義看來，國民所得在戰時經濟政策之重要，

並不自今日始。特別在第一次大戰時，爲依着文字去摹集外債之不可能，結果不得不從國民的懷中獲得戰費與生產力擴充資金之金額，時至今日，國民所得之更有重大意義，自不待言。

以下從日、德、美、英、蘇五

國之國民所得，見到各國戰費負擔之程度，來比較各國在戰爭上經濟能力，結果不得不從國民的懷中獲得的抗爭餘力。

一般會計之陸海軍費與臨時軍事費合計總額達到五百六十七億九千萬元之巨額，此與日俄戰爭時之戰費十九億八千六百萬元（臨時軍事費如第一表所示）

日本

自中日事變發生以來至今日，

——其中八億圓餘係借外債者——比較（國貨購賣力之變化當置別論），

，可見近代戰爭規模之雄大，同時日本強大的經濟能力，觀於其綽綽有餘的供給，是非常驚人的。不論租稅，公債，在國民所得的場合下，獲得巨量戰費，也是日本經濟能力發展之良好現象。

日本之國民所得如第二表所示

第一表 中日事變以來軍事費總額(單位百萬元)

軍事費			
一般會計分	臨時軍費	合計	
昭和 12 年	1,236	2,540	3,776
13 年	1,166	4,850	6,016
14 年	1,628	4,605	6,233
15 年	2,304	5,460	7,764
16 年	3,250	11,673	14,923
△ 17 年	78	18,000	18,078
以上合計	9,682	47,128	56,790

(備考)

- 1.昭和十二年之臨時費，含有從一般會計移管整理之金額
- 2.昭和十六年之臨時軍事費含有第二預備金之混入額七千四百餘萬元及國庫剩餘金之支出額一億一千八百萬元，計一億九千三百萬元
- 3.昭和十七年包括第七十九次議會之追加預算

：

日本之國民所得如第二表所示

中 央 集 團

(11)

第二卷 日本之國民所得（單位百萬元）

年次	國民所得	年次	國民所得
明治37年	1,489	昭和 5年	10,636
38年	1,489	13年	23,200
大正 7年	7,659	14年	28,300
8年	10,637	15年	32,000
昭和 1年	11,996	▲ 16年	36,800
3年	12,349	▲ 17年	42,400

(備考)

1. 昭和三年前係根據土方成美博士之計算
 2. 昭和五年，根據內閣統計局發表之數字
 3. 昭和十三年後，根據松隅主稅局長本年二月七日在衆議院勸銀法委員會說明者
 4. 有△者推算

戰。而大東亞戰爭之第二年—昭和十七年—看來，戰費一百八十億元與國民所得四百五十億元的比率，不過只有百分之四十。

戰前英美竭力言傳日本經濟上的
的缺憾，可是事實却告訴我們，英
美自己對戰費的重壓，已不勝負担
了。

德
國

德國要用多少的戰費，才能對付歐陸上對英對俄，和非洲大陸及大西洋的戰爭，是頗值得人玩味的。

百億來赫馬克，一九四一年約八百億來赫馬克（這推定乃根據德國堅持戰費之供給，租稅收入應負擔一半的方針而得到，因為德國一九四〇年租稅收入有三百億來赫馬克。）

以此數字爲基礎，我們再看與國民所得之比例。

德國自希特勒秉政以來，在戰前關於記載使用軍費的預算，是從未發表過，但自德軍進入波蘭後，希特勒曾發表謂：「過去六年間，德國為重整軍備起見，使用軍費達九百億來特馬克。」這便是今日供給我們研究的唯一材料。於此可知

在日俄戰爭時僅有十五億元
大正八年之良好情況時，乃突破至
億圓，昭和十三年有二百三十億元
，十五年有三百二十億元，十七年
有四百二十四億元。
從以上的文字，可以看到戰費
對國民所得之比例。

日俄戰爭時之戰費，有十九億
八千六百萬元，實際上三年多才使
用完，現在暫且以二年算，對於明
治三十七，三十八兩年度國民所得
合計二十九億七千八百萬元之比
事變以迄大東亞戰爭時，戰費五三
，約百分之六十七。再者，自中

之所得一百三十二億元推算，那應十二年之所得，恰為二百億元。

自十二年以後至十七年，國民所得累計為一千八百二十七億元，這與前者的五百六十七億九千萬元，軍費兩者比較，僅為百分之三十一，只抵到日俄戰爭時的一半以十，由此，我們當可知道日本的經濟力是如何綽有餘裕的足以應付這次大

德國自希特勒秉政以來，在戰前關於記載使用軍費的預算，是從未發表過，但自德軍進入波蘭後，希特勒曾發表謂：「過去六年間，德國為重整軍備起見，使用軍費達九百億來特馬克。」這便是今日供給我們研究的唯一材料。於此可知

以此數字爲基礎，我們再看與國民所得之比例。

德國在戰前每年平均用去軍費一百五十億，這數字是相當驚人的。德國有一本雜誌戲過：「開戰前之六

年間，英、法及波蘭三國軍費總共的支出，合計不過三十四億六千萬磅，如以一磅合二十來赫馬克算，約有六百九十億來赫馬克。」由這

年次	名目所得	實質所得
1913	45,693	69,326
1928	73,374	73,374
1929	73,448	72,348
1932	44,992	56,594
1933	46,933	59,562
1934	52,525	65,793
1935	58,507	72,169
1936	64,837	79,002
1937	72,549	87,906
1938	79,682	96,746
1940	100,000	—

★(備考) 1. 1913 年是戰後之蘇聯舊指數，不包括德國蘇聯年加之合德國蘇聯舊指數，根據雜誌「聯合國」預測。

2. 1935 年是蘇聯舊指數，不包括德國蘇聯年加之合德國蘇聯舊指數，根據雜誌「聯合國」預測。

3. 實質從正，即經濟 1940 年為預測。

4. 實質從正，即經濟 1940 年為預測。

5. 1913 年是付與統計，除款至去對付與統計，即經濟 1940 年為預測。

6. ★

中報

德國舊幣奧司脫馬克之數字及蘇台德區在內，一九三八年之概算為八百七十萬來赫馬克，如果從戰事的生產增加一點看來，並不是怎樣過大的數字。

用上述一九四〇年之戰費八百億來赫馬克與該年國民所得之一千億來赫馬克，其比例為百分之六十，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戰費與國民所得之比，井勝半彌博士在一九一八年對戰前國民所得的基礎，從產售物價指數加以修正而推定）百分之五十五，稍為高了一些。

現年度一一九四二年的預算軍事費百八億，就在一九四一年初的預算中。（預算總額一百七十五億美元）一九四〇年六月以後至一九四一年一月連右述預算總額包含在一起，國防費總額（契約權在內）不過一百九十億美元，在新年度預算案上與羅斯福的說明相同的說法，過去十二個月間，追加了四百六十億美元的國防費，便可以很容易的看到。

挑撥戰爭之羅斯福，為範絡國民之戰局起見，在去歲一月七日，送給議會的預算書上，一九四三年

在新年度預算案提出後，僅第十一日，又提出海軍追加預算一百十億元（內一九四二年度追加四十億美元），翌日便有提出新軍事預算（一百八十五億的樣子）的。在三月十三日出席上院財政委員會中報告，可知一九四〇年八月以後至目前為止，預算總額包括國防軍事支出三千億美元，與新年度預算同時之一九四二年之追加預算出一百八十億（此外政府所有社會關係之軍事支出費二十億美元）亦合計在一起，但以上的新年預算，不過是當初的預算，至於今後將提出何等程度的追加預算費；却猜度不出。

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宣戰後至一九一九年六月之二年餘間，使用戰費一千九百零九億美元（包括聯合國貸金九十億美元），高出了四倍半，且足與前次大戰所有交戰國直接使用戰費總計一千八百六十三億美元（一九一四年八月以後之四年半內戰費累計）之巨額數字相匹敵。一前次大戰各交戰國直接使用之戰費根據 E·L·博納說所著之「戰費與財政」一書——。

美國想籌措以上的巨額戰費，其來源還是靠着增加租稅與公債的收入。一九四〇年五月，英法聯軍

十億美元的國防費，便可以很容易地看到。

在新年度預算案提出後，僅第十一日，又提出海軍追加預算一百十億元（內一九四二年度追加四十億美元），翌日便有提出新軍事預算（一百八十五億的樣子）的。

在比荷戰役的慘敗，繼有法國之對德屈服，使美國痛切感到今後更有的擴充軍備的必要，以致斷然地對國民徵次實行將增稅與發行公債的一次增稅，得到約十億美元。一九四一年九月之第二次增稅，收入有三十五億五千萬美元，及至本年三月三日又提出了開美國財政史上未有先例的大增稅案，計九十六億美元（包括社會保障稅二十億）。這大增稅實行後，歲費之百分之四十六十二百七十億美元——可由稅收取得到，餘百分之五十四一三百二十億美元，可由赤字公債獲得。

美國赤字公債之發行，其限度由一九四〇年八月起，自四百五十億美元增至四百九十億美元，至翌年（一九四一）二月，又增至六百五十億美元，在推測到新年度末（一九四三年六月末）預算案發表時，發行公債有至一千億美元以上的可能時，而財長毛根稟果在三月九日向議會緊急提出發行公債限度，一舉自六百五十億美元開至一千二百五十億美元。

雖然上述美國不斷增稅與發行赤字公債，但其結果總是把大量資

金從國民手中而得，所以調查美國國民所得之多寡，有一述的必要：

美國向稱為世界上生產第一富有的國家，其國民之所得，不用說當然是世界的第一位。倫敦經濟雜誌（一九三〇年五月三十一日號）曾載：「美國國民之所得，在今日世界經濟中，是最值得注意的。

一個問題，在美國一億二千萬人口的國民所得，與歐洲四億八千萬之比較，似乎相同的，但實際上美國之國民所得，約佔世界上所有國家的總數的三分之一。」

現在根據統計數字，美國國民所得，有如第四表巨額金元所示者。

中國中央銀行 第四表 美國國民所得 (單位十億美元)			
年次	所得總額	年次	所得總額
1917	53.2	1932	39.4
1918	60.2	1933	41.8
1919	67.4	1934	47.6
1920	74.3	1935	55.0
1925	77.1	1936	63.8
1926	78.5	1937	71.9
1927	77.2	1938	64.0
1928	80.5	1939	69.4
1929	83.0	▲1940	77.4
1930	70.3	▲1941	94.5
1931	54.6	★1942	100.0

（備考）

1. 1917年至1934年是全國產業審議會發表之生產所得
2. 自1935年至1938年是商務部發表之生產所得
3. 有▲印者（1940年及1941年）為國務院所發表
4. 有★印者（1942年）是從1941年7月至1942年6月財政年度之推算額

特別在國防生產的軌道上，一九四一年之國民所得，竟達到九百四十五億美元之最高紀錄，較一九三九年景氣時代之八百三十億美元，更凌駕而上之。從一九四一年七月至一九四二年六月之一九四二年的財政年度所得一千億美元，為推測用來計算的，所以現在還是根據一九四〇—一九四一年度，來看它對影影響無止境的美國戰費，

國民所得的比例。

一九四〇—一九四一年度之軍事費，如從一九四〇年初，羅斯福所發表的預算案看來，陸海軍兩部合計有十五億三千九百萬美元，加上緊急國防費三億美元，當有十八億三千九百萬美元，但因為此後不斷地增加，結果同年度之軍事費實際支出額已達到六十億四千八百萬美元。

於此我們便可算出，一九四〇年七月以後至十二月之半年間為三百八十七億元（見第四表為七百七十四億美元之半），一九四一年一月至十月之半年間為四百七十二億美元（九百四十五億美元之半），即一九四〇—一四一年度之國民所得為三百八十七億加四百七十二億元的合計額八百五十九億元，與同年度軍事費六十億萬餘元之比例不過是百分之七。

但是現在戰時下的美國，其戰

費與國民所得之比例極大，羅斯福

在去年一月六日之預算案中曾言及

「一九四二年度之戰費，已達國民所得一半以上。」

茲再將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

一七年四月六日到一九一九年六月

戰費三百二十億美元，與現在算出

的一千三百三十八億美元之國民所

得比較，其比例為百分之二十四

關於戰費一項，根據由博加說教授所計算者，年度則分別列示於左。

一九一七年財政年度（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至同年六月末）

（單位十億美元）一・三一

一九一八年財政年度（一九一七年七月至一九一八年六月末）

一二・九八

一九一九年財政年度（一九一八年七月至一九一九年六月末）

三一・〇八

一九一八年財政年度（期間與上述同）（單位十億美元）

一一・三一

（ $53.2+4$ ）+（ $60.2+2$ ）五六・七

一九一九年財政年度

（ $60.2+2$ ）+（ $67.4+2$ ）六三・八

以上合計一三三一・八

從前述博加脫教授所說之一九

一七年四月六日到一九一九年六月

戰費三百二十億美元，與現在算出

的一千三百三十八億美元之國民所

得比較，其比例為百分之二十四

從戰爭終了時之一九一八年春，直接戰費一百八十億約當國民所得六百億美元之百分之三十一——并與前述羅斯福之預算案比較，可知今日美國國民之負担，已倍增於前次大戰時了。

英國在歐洲開戰二年餘，現在又遭到大東亞戰爭，因其作戰的無能，致東亞據點，全告失落，她的命運已日趨崩潰了。所以英國想在這時候積極籌措大量戰費，實在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近年來英國之戰費支出狀況，可由第五表中見到：

年 度	國 防 費					合 计
	海軍	陸軍	空軍	臨時軍事費		
▲1929—30	—	—	—	—	—	113.0
1935—36	64.9	44.6	27.5	—	—	137.0
1936—37	81.0	55.0	50.0	—	—	186.7
1937—38	101.9	79.0	81.8	—	—	266.1
1938—39	127.2	121.4	133.8	—	—	400.3
1939—40	147.4	272.6	248.1	408.5	—	1,141.4
1940—41	—	—	—	3,220.0	—	3,220.0
★1941—42	—	—	—	(3,500.0)	(4,560.0)	—

(備考)

1. 1929—30年度之合計是陸海空軍之合計
2. 其他年之合計額包括民間防護費，1937—38—39—40之三年度，是包括從根據國防公債法之公債收入追加支出。
3. 有★印之1941—42年度臨時軍事費三十五億磅，是1941年4月7日，財長烏特所發表的數字，合計額並非用年額換算至本年三月十日為止的六週間的支出實績所得的戰費見續額。

○年戰費總額十一億四千萬磅，較前一年約增三倍，翌年一九四〇—四一年度，亦同此比例而增爲

三十二億二千萬磅。但是在這裏須注意的是一九四一—四二年度之臨時軍事費三十五億磅（財長烏特在去年四月所發表之數字）僅較前

一年增加不過三億磅的一點，因為從表上看到一九三九年—四〇年戰費總額十一億四千萬磅，較前一年約增三倍，翌年一九四〇—四一年度，亦同此比例而增爲

三十二億二千萬磅。但是在這裏須注意的是一九四一—四二年度之臨時軍事費三十五億磅（財長烏特在去年四月所發表之數字）僅較前

一年增加不過三億磅的一點，因為從現在的金額看起來表面上似乎戰費的增加告一段落，而實際上却絕不是這樣的。

一九四一年三月，英美成立租軍法案的結果，英國用現金向美國購買軍需品與食鹽等物，這筆錢並沒有與一九四一—四二年的預算一同合計，所以本年度的臨時軍事費並不正確，這個金額與烏特財長所述前年度的比較，實際上戰費並沒有變化。

此後，自大戰爭爆發，英美間雖有租軍法案的訂立，可是美國的物資援助，是相當窮拮，還原全是由戰費擴張與戰費增大的原因。即如追借軍事費權限一項，在去年十二月十六日是十億磅，而本年三月前，更向議會要求追加二億五千萬磅。英皇現在財政年度上戰費的窮困，究竟到如何程度，並不得知，但英國政府公報發表，至三月十日止的過去六週間，政府實際每日支出一千四百萬磅，其中戰費支出一千二百五十萬磅。以一日的戰費用百萬鎊餘以一日算則合到一千六百萬鎊餘。這九十七億一千萬鎊的金額以大東亞戰爭前的匯市算起來，已經達到一千六百六十四億圓的巨額了。

英國國民所得，如第六表所

示：莫磅，而與烏特財長所發表的三十億磅，實已增加了十億六千萬鎊五億磅，這九十七億一千萬鎊餘便是。此後在報上見到烏特財長在三月二十一日之演說發表稱：在歐洲戰爭爆發至去年二月末，戰費達到

中 外 報

第六表 英國民所得(單位百萬磅)

年 次	總 所 得	純 所 得
1929	4,764	—
1932	4,208	3,962
1933	4,334	—
1934	4,600	4,530
1935	4,902	4,825
1936	5,276	—
1937	5,200	4,415
★1938	4,815(5,200)	—
1939	6,000	—
★1940	5,986	5,586
▲1941	6,700	—

(備考)
 1. 1929年至1937年及1939年(推定)根據柯林·克拉克之計算
 2. 有★印之1938及1940兩年，是1941年4月初白皮書上之見積，1938年刮弧內數字為克拉克之1941年間之增加額一千萬磅餘之，對1938年均額五百萬磅，對1938年之增加率為百分之四十八億磅餘之增加率為百分之二年半得，由1940年之所得，筆者將其推算示一年所得，而十二得。

右面推算國民所得額時，筆者根據一九四一年國民所得之六十七億磅而推定概算的，去歲二月十九日烏特財長在下院宣稱：「一九四一年中之戰費，達到同年之國民所得推定額百分之五十以上。」從這段話的內容看來，也許稍嫌過份。在此處須留意者，即烏特財長所述之比率，乃純為戰費之實際支出額與國民所得推定額之比，如果將美國援英物資獲得分，與戰費加在一起，那末戰費與國民所得之比例，一定還要大。在這情形下看來，英國國民的戰費負擔，現在已相當重大，且烏特財長在去年四月對開戰以來第四次增稅發表預算時亦稱：「英國國民之租稅負擔，已達極端高峯，如再欲增稅，殆已屬不

能」。從柯林·克拉克氏之計算，知道在歐洲戰爭前一九三六年之五十二億七千六百萬磅為最高峯，而由此漸趨低落。(見表)

戰爭以來，物價飛騰，所以去年四月初的議會白皮書上提出一九四〇年國民所得五十九億八千六百萬磅，似已顯著增加了，但是不加以注意的便是在生活費昂漲的時候，實質所得總較名目所得略差。

其次依第五表與第六表上來算出一九三九——四〇年度戰費對國民所得之比例。

一九三九——四〇年財政年度中之國民所得(單位十億磅)

$$(6.0+12) \times 9 + (5.986+1.2) \times 3 = 59.97$$

本年度之戰費……五・九九七得比例為：百分之四十五。此外，歐洲戰爭爆發以來(一九三九年九月——一九四一年二月末)之戰費已如前述烏特財長所發表的是九十七億一千萬磅，在這時間的國民所得推定額為一千五百八十億磅(這數字係根據第六表，將

一九二一年)之國民所得三十九億磅，及富頓爵士之計算戰後(一九二一年)之國民所得三十九億磅之平均額三十億八千萬磅，以戰時中之年平均所得計算起來，戰費對國民所得之比例為百分之六十二。此與井藤半彌博士對首次大戰中八年——以戰前國民所得為基礎，用躉售物價指數加以修正而算出來的結果，戰費對國民所得之比例為百分之六十四，數目極為相近。

的數字取總額六十億磅的二分之一為二十億磅，加上一九四〇與一九四一年總額，再加上本度兩個月份以一九四一年推定額六十七億磅之六分之一的十一億磅而得。)其比例高達百分之六十一。

可能。」

其次，再對前次大戰時，英國國民所得與戰費之關係作一檢討。

烏特財長在去歲三月廿一日之演說，會發表謂英國在通過第一次大戰時，一共支出戰費九十五億三千萬磅，倘暫以戰爭期間為五年計算，平均每年支出約十九億磅，再看國民所得，因為缺乏戰時中國民所得的資料，為便利起見，爰根據史頓浦教授之計算，戰前(一九一三一一四年)之國民所得二十二億五千萬磅，及富頓爵士之計算戰後(一九二一年)之國民所得三十九億磅之平均額三十億八千萬磅，以戰時中之年平均所得計算起來，戰費對國民所得之比例為百分之六十二。

此與井藤半彌博士對首次大戰中八年——以戰前國民所得為基礎，用躉售物價指數加以修正而算出來的結果，戰費對國民所得之比例為百分之六十四，數目極為相近。

中 央 報

蘇聯

一九三九年歐戰以來，蘇聯之國防計劃已顯著強化，可由第七表中，國防費急劇增加上看到。

年 度	歲出總額	國防費	總
			國防費對總額之比例
1933	39.9	2.4	6.0
1934	52.5	5.0	9.5
1935	70.6	8.2	11.6
1936	86.7	14.8	17.1
1937	103.1	17.5	17.0
1938	131.1	27.0	20.6
1939	155.4	20.8	26.2
1940	179.7	57.0	32.6
1941	215.3	70.8	32.9

年則為七百零八億盧布，對歲出總額的比率，由百分之二六，一增至百分之三二・九。

但是，這裏所謂國防費，不過是狹義的包括了國防人民委員會與海軍人民委員會的經費，倘若同國

防工業有關係的其他經費合計，則蘇聯實際上的國防費，一定非常龐大的。

形。

其次，依第八表，來看蘇聯第三次五年計劃以來國民所得的情況，可算出一九四一年時戰費對

國民所得的比例。

第三次五年計劃如前述從一九

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計劃增加六

年 次	生 產 所 得	1913 年
		基 準
1913	21.0	100
1928	25.0	119
1929	28.9	138
1932	45.5	217
1933	48.5	231
1935	66.9	319
1936	86.0	410
1937	96.3	459
1938	105.0	500
★1942	174.0	829

(備考)

1.根據在1939年10月5日所出版之財政公報

2.有★印之1942年的數字為第三次五年計劃所示的計劃數字。

在一九三八年開始以擴充軍備與增加工業生產力為兩大目標的第一、二、三、四次五年計劃中，一九三八年之國防費為二百七十億盧布，不過是歲出總額百分之二十，而至一九三九年立增為四百零八億盧布，一九四〇年為五百七十九億盧布，一九四一代之二百十億盧布增加五倍，第二

蘇聯國民所得，係指從國民經濟全生產率中減去原料燃料及消耗費之生產費而算出的所謂生產所得，其國民所得在第三次五年計劃之第一年——一九三八年——有一千九百八十五億盧布，亦較帝俄時代增加兩倍有餘。再者，在第三次五年計劃最終一年——一

九四二年——之國民所得，預備增加至一千七百四十億盧布，但在德蘇開戰後，蘇聯主要產業地域為德軍

佔領的結果，一九四一年以後之國民所得，必較少於當初之計劃數字，是可以想像到的。此外為便利起見，按照當初計劃增加國民所得的數字，可算出一九四一年時戰費對國民所得的比例。

佔領的結果，一九四一年以後之國民所得，必較少於當初之計劃數字，是可以想像到的。此外為便利起見，按照當初計劃增加國民所得的數字，可算出一九四一年時戰費對國民所得的比例。

計 劃 的 分 配 論 (二)

J. E. Hubbard 原著
余晉龢 摘譯

中

第一二篇 初期之分配制度的變遷

央

第二章 私營商業之消滅與物價統制之開始

通貨膨脹政策及初期之物價統制所惹起之最顯著的結果，即一九二三年之所謂「販賣恐慌」是也。工業率迭加不得不依現行價格，購買其所屬之各個托拉斯之生產品。工業生產額，遠較其戰前之水準為低；如何滿足需要，大成問題。國民購買力，已降在不能購買充分之工業產品的低下程度，事實上極為明顯。

(17)

導報

退。他方面；由於貧弱之機械設備及無效率之工場管理，以及原料浪費等等原因，工業生產費用反在增大。然若干企業，已謀提高價格，採取消費者藉以補救其運轉資本之不足。凡此種種，乃在政府及國營企業，有意壓低消費者之購買力於生產以下，而謀加緊蓄積主要物資者，至少係其主因之一。

「販賣恐慌」由二月至四月延長三個月之久，各月之零售額均逐月下減；其後至年末始見迅速改進，較一月增達三倍半左右。此種進步，實由於政府堅持低物價政策，並對不正當之囤積商限制其信用供給的結果。

一九二二年，政府向農民徵發而得之穀物達七〇〇萬噸，此不啻等於向戰前國內市場販賣額中徵收租稅約七五%。不待言：農民並無任何收入。接受國家穀物供給之工業人口及城市市民，則不能在公開市場上購入多額之穀物。又並無過剩額足以輸出國外；然穀物市價跌落矣，農民購買力下降矣，工業勞動者之工資極低，不及戰前之半數，故其購買力亦極度衰

之原料如大麻搾油用之向日葵等原料，因農村工業生產合作社能付較高之價格，農民乃都減少國家出低價收買之農產物的生產，而葢增此類農作物，故其市場供給力，則反急速增大。

政府對於運輸統制，有決定其施行在何等區域，及決定工業財貨供給數量等權。原則上，國營工業生產之財貨，應與國營購買機關供給農產之數量，比例上相當，並可配給於各州。一九二五年一二六年，以一定量之穀物交付與政府為條件，會以紡織品，皮革製品，砂糖，農業器具等，交付於烏克蘭，北喀喀羅斯，及瓦爾加諸州。訂立此種契約者為政府與農村生產合作；若農產價格要求一高，農民勢必不能取得工業品。此亦為打擊私營商業之一法。其後政府又年年擴大其分配計劃之實施地域及其分配量；一九二六年之國營工業生產總額的八〇%，皆經分配計劃而分配於各地；並訂立地方協定，以決定配給各地之財貨種類及各商業機關配得之數額。其後對於分配與各零售商業機關之財貨總額，及各種財貨之類別的

比率，則均委之中央計劃機關決定之。由於計劃之逐漸精密與實施範圍之逐漸廣泛，私營商人之活動餘地，因亦隨之日縮。且延至實施第一次五年計劃初期止，尚禁止家庭工業者與消費者之直接交易。故私營商業事實上已屬不必要，政府復增大其租稅又減少其向工業率造加購貨之可能；從而國營消費合作社之商業，得以發達與改進，社會化商業組織之交易得與私營商業者反比例之增加。私營商業之衰落，乃成當然之結果。一九二六年時許可設立之私營商人達五三萬八千家，一九二八年時已減為四〇萬家，一九二七——二八年之私營商人之販賣類所佔全國販賣總額之比率，已降為二三。

四%。而規模較大之企業，命運較小企業者猶不如。圖私營商業之所以能維持至一九二八年，者，部份的實受惠於新經濟政策實施之結果，一時獲得相當之景氣 *Heilhan*。事實上，私營商人置於法律保護之外，其家族既不得加入勞動組合，又不能改就他業，其子弟又不能獲得教育。其唯一之可能在新經濟政策全盛時期，從種種壓迫下所獲得之利潤，得以一時的變成多額之蓄積，而投入一分二厘高利之無稅的政府公債而已。

有經驗而賢明之戰前的商人，在新經濟政策時間，或從事於私營商業，或從事於私營金融業。當禁止私營企業後，則或為國營企業之非正式的掮客，或為國營企業非正式之代理人。不待言，法律並不給以地位，故生活並不安

定。惟彼等販賣生產過剩之商品，同時對於原物料取得困難之企業，得交於供給者之地位。並盡其重要之作用。故彼等之營業，可謂取得認可，從而亦可以取得佣金維持其相當之生活。

惟第一次五年計劃完成後之景氣，及緩和昔日

對於資產階級之壓迫，因之此等私營商人或攏客，雖因國營商業之能率增加與組織改善之結果，已失其必要，尚可在國營企業中從事其正當之職業矣。

蘇聯政府由一九二四年乃至二五年以來，

用間接手段有急壓迫私營企業，使私營商業根本不能獲得合法之存在。且自第一次五年計劃完成後，又開始對於私營商人課以刑罰。不待言，在新經濟時代，私營商人凡剝削邦工或非法僱佣，以及逃脫等行為，均須處以罰金或體刑；惟既獲多額利潤而並無何種口實予以處罰，

上昇，即其取得過剩利潤之事實也。

計劃之理論，乃在考慮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之固有現象，即市價之變動。在貨幣可與貨自由交換時，有若干貨幣之所有者，享受上可得若干程度之滿足，則決定於價格。但貨幣變為計劃的分配基礎時，有若干貨幣，即可購得若干貨物；從而價格不得不從屬於計劃，亦即不得不與計劃一致。如農民所得增加時，而工業產品之供給亦在增加。則農民如以貴於農產品之價格購買工業品時，即無何等利益可言。至於國家給付農民之農產物價，則由農民基於其所需工業品之生產費而決定之，方有相當之購買力。惟在決定農產物價同時，必須顧及促進農產增加之作用。過去，政府經由私營商人之媒介而取得製物及亞麻，因經紀商以較低價格支付與農民，故農民一度減增，而使此等之供給減少；故自一九二七——二八年，至一九三一——三三年間，政府乃將穀物及亞麻之收買價，較油籽，馬鈴薯，及羊毛之收買價，作

生兩種效果。一為美聯政權之基礎的勞份子，可獲得廉價之食料品。另一面使農民支付較都市市民較高之價格購買工業產品。惟政治一面雖盡可能以降低物價，另一面對於零售商，特別是批發商，依供需原則而調理配給。就理論上言之，批發物價決定於生產費，但實際上生產費即使降低，工業產品之物價並未一致下降。是以工業企業拒絕以較廉之價格，出售期間直至採用分配券制度止，零售物價之一般的

明顯之提高。

依國家計劃委員會發表；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之農產品批發物價指數，由一五六六分增至一六五〇分（以一九一三年為 100 分）；反之，工業產品之批發價，由於工業能率進步之結果，故反減退三分之一。農產品物價騰貴之主要原因，由於大農場之分割。對於富農實行鬥爭之結果，富農亦不得將其農分，分割配給於其家族，大戰前之農場及農家總數為一八〇〇萬個，一九二八年時已增二四六〇萬個（註）。惟其生產總額，則幾無增加。此果由於城市及工業人口激增之故，但市場之農產物的生產減退，亦非無因，是以政府由物價統制以供分配計劃化之工作，最初未收甚大之效果。為獎勵農民出售其農產品計，乃不得不一再於農村。此處應注意者：一九二七—三一年間，即個人農民之生產，在全國農產總額中猶未占重要地位時，農村間之消費財的交易額，計增一〇二%；而城市方面，反不過增七一%。一九三一—三四年間，個人農民大部份加入集體農場後，城市間之販賣額雖激增，但農村間之零售交易額並不同等增加。

食料品物價之昂貴，係農產物價騰貴之必然結果。因之政府亦不得不提高工業勞動者之工資。有計劃的抑低生活費，雖非不可能，但事實上極為困難。觀夫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日開始之第一次五年計劃，若採行嚴格之物價統制，原非不可能；然可以實行而並不實行。此何以故？即由於影響於工業勞動者工資最大之食料品零售價格，若能維持於一定限度之下，則工業產品之成本即為之增大。工業之發展計劃亦因之發生障礙。此等事實，實為採用貨物分配券制度，實行集團農場制度之主要理由也。

(註)農民家庭數增加同時，穀物產區內之農村人口密度，亦都隨之增加。是以○俄畝所佔之人口密度，烏克蘭由一九一六年之五六·一%增至一九二三年之六五·二%，中央俄羅斯之密度，亦由六一·四%增為七〇·一%。

第三章 貨物分配券制度

蘇維埃經濟之回復期至一九二八年業已告終，其於純社會主義原則之國民經濟再建設之時期於焉開始。第一次五年計劃開始於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正式終了。繼之有第二次五年計劃，形式上開

始於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

如前所述，零售物價水準，在第一次五年計劃開始之前，業已顯著上升；第一次五年計劃，又將較新經濟政策末期，投入更大之資本，並增大更多之工業勞動者。因根據計劃，應將巨額貨幣分配至民間；又須巨額之外匯，購入海外製品，並雇入外籍技師以創設大規模之新的工業設備，因之欲增大消費財之供給，事實上即為困難。從而輕工業亦不能使用進口原料，又不得不就戰前之舊設備予以經營。公開的零售市場上之零售物價，要於十年前之通貨膨脹的經驗，又不免受激而騰貴。在此情態之下，故第一必須阻止生活必需品零售物價之上漲，第二必需為保證實行政府之鉅大的工業化政策計，應維持工業勞動者之消費於可能的較高的水準。是以有實施直接的統制的分配制度之必要。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列寧格列市之蘇維埃首先成立「採用麵包分配券之決議」，而首先開始貨物分配券制度。惟必須有相當時期之準備，故其正式實施，則開始於一九二九年三月之後。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九日，莫斯科市蘇維埃亦議決採用貨物分配券制度。該決議內容為「

執行委員會為保證莫斯科勞動者食料品之正常供給，維持現行物價水準，並阻止食料品之供給於消費需要以外（指囤積之類）之行為，第一必須統制麵包之供給，從而有採取種種相關手段之必要。執行委員會乃勸告蘇維埃總會，對勞動者應根據麵包分配冊而實施供給制度，又勸告對於非勞動者以較貴之價格配給麵包。此外，對於食料品以外之不適財貨，消費合作社應繼續取得優先分配之權。執行委員會復勸告蘇維埃總會，為保證此外勞動者，官吏，以及貧農之相當之食料品計，應採用其他種種手段」。

根據此項決議，莫斯科市民對於如次範圍內之消費者，乃製成分配冊，並以指令通知莫斯科區消費合作社同盟，獲得上述決議中特殊配給權之勞動者，包括下列四種：

(一) 屬於莫斯科區消費合作社同盟之消費合作的勞動者社員。

(二) 加入消費合作社之勞動者。

(三) 加入消費合作社之其他勞動大眾。

(四) 加入生產合作社之勤勞者。

一九二九年初，莫斯科，列寧格勒，奧特塞，基輔，及加可甫各城市先後實施麵包分配券制度後，此制度即與時俱進，而普及於全國。一九二九年第二四半期起，分配券制度之實施範圍，又擴大及於砂糖，復逐漸推廣及於其他財貨。如莫斯科市之此種制度適用於主要食料品之日期，如次表而展開。

莫斯科市主要食料品之分配券實施時日

開始實施分配券

之時日

食 料 品 名 稱	開 始 實 施 分 配 券
麵包	一九二九年三月
砂糖、茶、碾碎燕麥 、植物及油及牛油	一九二九年四月

食 料 品 名 稱	開 始 實 施 分 配 券
麵包	一九二九年三月
砂糖、茶、碾碎燕麥 、植物及油及牛油	一九二九年四月

食 料 品 名 稱	開 始 實 施 分 配 券
麵包	一九二九年三月
砂糖、茶、碾碎燕麥 、植物及油及牛油	一九二九年四月

食 料 品 名 稱	開 始 實 施 分 配 券
麵包	一九二九年三月
砂糖、茶、碾碎燕麥 、植物及油及牛油	一九二九年四月

食 料 品 名 稱	開 始 實 施 分 配 券
麵包	一九二九年三月
砂糖、茶、碾碎燕麥 、植物及油及牛油	一九二九年四月

食 料 品 名 稱	開 始 實 施 分 配 券
麵包	一九二九年三月
砂糖、茶、碾碎燕麥 、植物及油及牛油	一九二九年四月

食 料 品 名 稱	開 始 實 施 分 配 券
麵包	一九二九年三月
砂糖、茶、碾碎燕麥 、植物及油及牛油	一九二九年四月

食 料 品 名 稱	開 始 實 施 分 配 券
麵包	一九二九年三月
砂糖、茶、碾碎燕麥 、植物及油及牛油	一九二九年四月

食 料 品 名 稱	開 始 實 施 分 配 券
麵包	一九二九年三月
砂糖、茶、碾碎燕麥 、植物及油及牛油	一九二九年四月

食 料 品 名 稱	開 始 實 施 分 配 券
麵包	一九二九年三月
砂糖、茶、碾碎燕麥 、植物及油及牛油	一九二九年四月

食 料 品 名 稱	開 始 實 施 分 配 券
麵包	一九二九年三月
砂糖、茶、碾碎燕麥 、植物及油及牛油	一九二九年四月

食 料 品 名 稱	開 始 實 施 分 配 券
麵包	一九二九年三月
砂糖、茶、碾碎燕麥 、植物及油及牛油	一九二九年四月

食 料 品 名 稱	開 始 實 施 分 配 券
麵包	一九二九年三月
砂糖、茶、碾碎燕麥 、植物及油及牛油	一九二九年四月

食 料 品 名 稱	開 始 實 施 分 配 券
麵包	一九二九年三月
砂糖、茶、碾碎燕麥 、植物及油及牛油	一九二九年四月

食 料 品 名 稱	開 始 實 施 分 配 券
麵包	一九二九年三月
砂糖、茶、碾碎燕麥 、植物及油及牛油	一九二九年四月

食 料 品 名 稱	開 始 實 施 分 配 券
麵包	一九二九年三月
砂糖、茶、碾碎燕麥 、植物及油及牛油	一九二九年四月

食 料 品 名 稱	開 始 實 施 分 配 券
麵包	一九二九年三月
砂糖、茶、碾碎燕麥 、植物及油及牛油	一九二九年四月

食 料 品 名 稱	開 始 實 施 分 配 券
麵包	一九二九年三月
砂糖、茶、碾碎燕麥 、植物及油及牛油	一九二九年四月

食 料 品 名 稱	開 始 實 施 分 配 券
麵包	一九二九年三月
砂糖、茶、碾碎燕麥 、植物及油及牛油	一九二九年四月

食 料 品 名 稱	開 始 實 施 分 配 券
麵包	一九二九年三月
砂糖、茶、碾碎燕麥 、植物及油及牛油	一九二九年四月

食 料 品 名 稱	開 始 實 施 分 配 券
麵包	一九二九年三月
砂糖、茶、碾碎燕麥 、植物及油及牛油	一九二九年四月

食 料 品 名 稱	開 始 實 施 分 配 券
麵包	一九二九年三月
砂糖、茶、碾碎燕麥 、植物及油及牛油	一九二九年四月

食 料 品 名 稱	開 始 實 施 分 配 券
麵包	一九二九年三月
砂糖、茶、碾碎燕麥 、植物及油及牛油	一九二九年四月

食 料 品 名 稱	開 始 實 施 分 配 券
麵包	一九二九年三月
砂糖、茶、碾碎燕麥 、植物及油及牛油	一九二九年四月

食 料 品 名 稱	開 始 實 施 分 配 券
麵包	一九二九年三月
砂糖、茶、碾碎燕麥 、植物及油及牛油	一九二九年四月

食 料 品 名 稱	開 始 實 施 分 配 券
麵包	一九二九年三月
砂糖、茶、碾碎燕麥 、植物及油及牛油	一九二九年四月

食 料 品 名 稱	開 始 實 施 分 配 券

<tbl_r cells="

機會，故隨城市之大者而提高其配給量。同時

，聯邦消費合作社中央聯合會，又審查消費合作社發行之分配冊標準。此種分配冊，限由國家，公共團體，及種種協同組合之組織者發行。此等數量，包括其家族，約二六〇〇萬人之上。一九三〇年時，都市人口總數超過三〇〇〇萬人，此後都市人口之大部分，亦得以較少之配給價格而購買之可能。

一九三一年時，分配冊之發行，移交政府管理。政府則以之委託市蘇維埃辦理。此為貨物分配券制度之重大變革。因分配冊之持有者，可對國民依其經濟價值而分為種種類別；對於工業勞動者，特別是重工業勞動者，可給以關於分配量及品別種數之最大的特權。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對工業勞動者之分配冊，交與工業各理委員會辦理發行；由是而勞動者在解雇場合，即在分配冊上取消其名籍。企業管理者，至此不啻對雇傭勞動者操生殺之權。如次事實，則為對工業勞動者予以優先待遇之明確。即一九三〇年時莫斯科之勞動者，雖占總人口三四%，但由分配券制度而所得之消費財總額內，勞動者所佔之比率，有如次之多。

莫斯科貨物分配券制度之配給總額內，勞動者所得之比率（一九三〇年）

麵包	四七%	餅	五五%
碾碎燕麥	五六%	牛油	四三%
Macaroni	五六%	植物油	四五%

(21)

肉類 四七%

一九三〇年四月，莫斯科之主要食料品的正規分配標準額，則如次表

一九三〇年莫斯科市主要食料品之配給標準額

主要食料品	勞力者	勞心者
麵包（每日之格蘭姆量）	八〇〇	四〇〇
肉類（每月梅蘭姆量）	四、四〇〇—二〇〇	
砂糖（同上）	一、五〇〇—二〇〇	
茶（同上）	二五	二五
牛油（同上）	三〇〇	三〇〇
餅（同上）	一、二〇〇	八〇〇

第三章 分配券制度下之零售商制度
廢止市場，以一定價值類制徵發農產物，並分配消費財，實為恢復戰時共產主義原則之前兆。

黨之左派認為此係廢止貨幣之前提。以消費合作社為主體而運營之零售分配制度，方法上實與直接分配已極近似。但具有戰時共產主義之政府，特別是黨方面之指導者羣，對於其成功希望，極為懷疑，故推行時頗見躊躇。假使不問供需情形，則雖決定其價格，但購買時仍非如數支付以代價不可！不待言：零售商對於供需問題，並無若何憂慮。彼等如軍隊中之副官或船船上之會計，可以確知應配給之人員數，應由倉庫中提出若干貨物數。因零售商人，常能根據其顧客數及需要之物品種類，大體上可以算出其每日或每週應售出之麵包，肉等數量。此等顧客所需者為牛肉、羊肉、牛油、人造牛油、魚類、鷄蛋，乃至何種需要大於何種等等，則非彼等，關切之處。當可以供給多量肉類或脂肪時，則將專以此類貨物兜售顧客。即對於非食料品者亦然。如鞋、衣服等，亦可不問其大小、式樣、色調等，而只以需要與否為問題。則常令顧客發生欲購而不得，或欲購而不適；於是顧客所需者，因之而發生不足。

貨物分配券制度適用於工業產品之種類，但仍難滿意。一九三一—三二年間，由於都市消費者占至工業產品總額五〇%之多，遠較對於食料品者之比率為高。

第二篇 第一次五年計劃下之計劃的分配

之恐慌。

在實施分配券制度初期，支配的分配者為消費組合；其後回營商業組織，在一九三六年，有如次表

一九三三年間國營及消費合作社之商店數及交易額

國營商業機關

商店數	國營商業機關	
	商店數	交易券額(百萬盧布)
一九二九年—三〇	二三、六一二	四、一一〇
一九三一	一四、七二七	六、五四七
一九三二	三九、五四七	一三九、四〇九
一九三三	七二、九六四	一六、八五〇
一九二九年—三二年間之國營商店總數	一五八、七一二	一八、一七八
一九三一年商店數之減少，乃係實施分配券之故，小規模商店因而為之倒閉或合併	一二、四〇〇	二二、五〇九
一九三三年時國營商店之所以激增，實因創設勞動者物資供給部之結果	二一、二四〇	二一、三五六
度下之菜飯館與食堂事業亦隨之發展，此為造成是年商店數及交易額激增之原因。	一八五、三五六	二二、二四〇

消費合作商店，以社員為基礎而組織成立；故通用分配券制度。至於國營商店，任何人皆可購買。實施分配券後，消費合作商店，對非社員亦可供給「自由」貨品，故與國營商店已並無不同。所謂「自由」貨品，包括樂器，原稿用紙，繪畫用具等文化品，酒，醃菜，繡

時已將城市內之消費合作制度壓倒。一九三三

城市內消費合作商店分兩大類。一為供應

年間，國營及消費合作社之商店數及其交易額

政府下級官吏，事務員，市內勞動者等而設立之市街商店。一為供應某一企業工人而設立之特定的工場商店。一九三二年時，大部份之工場消費合作商店，由工場管理者一人（一般者由企業長代表）管理，擔任進貨及發行分配冊，與管理商店一切事務之職。並大都設有食堂，供工場職工之用。對於工人之飲食，雖尚有社會給養之設備，但並非分配制度之一部分。此種商店，又多數自營農場，經營野菜乳製品等供給業務。此種農場，一九三四年時共有二五

一四處；總面積約六五〇萬俄畝；飼養牛二十五萬頭，猪三五萬頭。當時，此種商店之交易額占全國零售交易的一六%之多。其後此種商店並適用於特定之顧客。在城市間，國營商店大部分接受國營零售商業部管理；國營商店之店名，故各冠以「國營零售商業部」字樣。此項商店，大體上均為官吏，工業托拉斯及銀行之管理者，技師，科學家，大學及專門學校之教授等等上流階級而設立者。

（註）勞動者之供給部，設於雇用多數工人之工廠內，均擁有商店，食堂……；且由於管理上之經營，無形中形成一個政府機關。此種組織，無數有自營之牧場及野菜圃。分配券制度廢止後，此類組織，實際上已全部消滅。商店均歸併於國營商業機關，農場則歸併於附近之集體農場。

（未完）

國營零售商業機關。

參謀總長瑞維爾檢閱摩洛哥法軍。土耳其。
四 日 美軍火廠爆炸。德元首希特拉突訪芬蘭。德機轟炸英東南宗教古城。英機襲德西北部都市。英近東宣傳長蒙古教在埃及遇刺受傷。美經濟代表團訪問南菲聯邦。緬獨立運動首領巴莫等訪問日最高指揮官飼田。墨索里尼戈林電賀芬元帥孟納興七五壽辰。日美交換外交人員。

五 日 英保守黨議員巴西發表演說攻擊邱吉爾。

六 日 匈牙利總理兼外長凱萊訪問德尤首，討論現行各項政治問題。

七 日 法瑞締結通商協定。史太林下令將蘇聯之軍備工業中心自歐洲遷至亞洲。科學家蒞中國開拓資源。瑞典國防節國防部長史其爾特演說激勵士兵，克羅地亦遣軍作戰。

八 日 美派遣副總統華萊斯訪問南愛首都都布林，謀利用南愛海軍根據地。羅斯福簽署對羅匈保宣戰案。東京新宿間地下鐵路舉行動工禮。維希舉行內閣會議檢討民食問題；賴伐爾報告國際局勢。四機械師卡達尼沃發明新式汽車引擎。日坂西將軍訪問猛襲鄧扣克港。

九 日 德芬締結經濟協定。汎美義舉行內閣會議，檢討戰時經濟問題。美設置海軍總督，委史奈贊充任。希特拉任命狄特爾為北路茂曼斯克一線司令，伊朗克勒特族暴動未熄。

十 日 提出咨文要求增撥戰費三九，四一八，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十一 日 波比希流亡政府總武器貿易協定。英本國鋼工二萬人罷工。美駐西大使海斯呈遞國書。全印國民會議派主席河薩特抵哈德瓦晤甘地。印英當局對數州又發戒嚴令，印反英運動益熾烈，每日過內閣委員全部人選。南非聯邦首都發首次空襲警報。美與印民被處刑者達百名。

法規彙輯

修正出版法施行細則各條文

三十一年六月一日行政院指令准予備案

第十四條 地方主管官署於依出版法第十二條檢查通訊社之社務組發表告民衆書，重申嚴守中立。

第十五條 地方主管官署於依出版法第十二條檢查通訊社之社務組，檢及發行狀況時應將檢查結果呈報省政府或行政院直轄之市政府轉報宣傳部並由宣傳部函達內政部。

前項停刊日數每年積計在新聞紙不得過三個月在雜誌不得過六個月違者得註銷其登記。

發行人違反第一項規定者準用出版法第三十八條之規定處罰之。

第二十四條 本細則如有未盡事宜，得咨請協助辦理之。

由宣傳部內政部會同修正之。

第十八條 宣傳部如發見新聞紙或雜誌有應受出版法處分之情形於

第十九條 第二十一條 新聞紙及雜誌因事暫

主員版會同交
編會委出學大

一路寧南處通
號九海京：訊

建設

- | | | |
|-------------|----------------|----------------|
| 歐局動盪中之西伯利亞 | 國府還都後之黃河中牟堵口概況 | 中國當前之建設途徑 |
| 大東亞共榮圈之政建設論 | 新中國鐵道建築標準之商榷 | 歐局動盪中之西伯利亞 |
| 華北運輸經濟體系建設論 | 國際主義之理論與實現 | 國府還都後之黃河中牟堵口概況 |
| 日光觀楓記 | 禮治與法治 | 中國當前之建設途徑 |
| 詩 | 新中國鐵道建築標準之商榷 | 歐局動盪中之西伯利亞 |
| 附錄 | 國際主義之理論與實現 | 禮治與法治 |
| 邵泉士 | 禮治與法治 | 新中國鐵道建築標準之商榷 |

發刊詞.....
楊惺華

禮治與法治.....
繆斌

國際主義之理論與實現.....
胡道離

新中國鐵道建築標準之商榷.....
胡家法

國府還都後之黃河中牟堵口概況.....
張一烈

中國當前之建設途徑.....
許壽民

歐局動盪中之西伯利亞.....
余振焜譯

大東亞共榮圈之政建設論.....
誠齋譯

華北運輸經濟體系建設論.....
儒林譯

日光觀楓記.....
朱履齡

詩.....
邵泉士

中央導報 週刊

每冊定價 國幣壹角

出版者 中央導報社

南京新街口宣傳部三樓

發行者 中央書報發行所

南京中山東路一七〇號

訂閱價目 (內在費郵)

全年	半 年	三個月	一年	國內及日本		香港澳門	歐美南洋
				四角五分	六角		
五元	二元五角	一元三角	一元八角	二元五角	八角五分		
七元	三元五角	一元八角	二元五角	二元五角	八角五分		
十元	五元	一元八角	二元五角	二元五角	八角五分		

廣告價目 (另期長算計期一)

地 位	全 面	半 面	四 分	一
底 封 面 外	一五〇元	一〇〇元	一〇〇元	無
底 封 面 内	一二〇元	七〇元	一〇〇元	
正 封 面 内	一〇〇元	六〇元	三〇元	
普 通	八〇元	四〇元	二〇元	

徵稿簡則

- 一、本刊歡迎論著譯述文藝漫畫等稿件
- 二、稿費每千字國幣五元至二十元漫畫每幅二元至十元
- 三、來稿除附足退回郵資外刊載與否概不退還
- 四、來稿不論文字圖畫本刊有改刪權
- 五、來稿請示知真實姓名及通訊處發表時署名聽便

